

我和毅艺有段缘

■ 吴开绍

陈毅艺这个名字最早进入我的耳里,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我在电白红卫中学(即现在的电白一中)读初中。当时电白这个小县城正在上映一部进口的罗马尼亚影片《爆炸》,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女主角在深夜中听到游轮要爆炸的尖叫声而惊恐万分,顾不上穿衣服,只穿着内衣内裤从船舱逃到甲板上……这个镜头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镜头。于是,红卫中学一名女老师,组织初中的学生对这部影片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说这部影片是黄色的、是毒害青少年的影片。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回校上课发现学校的大门右侧贴了一篇文章,很多学生围观。文章对这位女老师的批判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并对电影的真实性作了客观评价——人在逃生时候谁还顾及穿衣服?毕竟生命比什么都重要……文章最后的署名叫“陈钢锭”。后来,听高年级的同学说文章是水东中学陈毅艺写的。当时我就想一个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就有如此的胆量和学识,写出洋洋洒洒千言,真是可敬可佩!从此,陈毅艺这个名字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可见,他对电影的喜爱与向往,早已在年少的心田种下梦一般的种子。

1976年7月,我高中毕业,响应祖国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刚好,陈毅艺也高中毕业,和我同一批到电白工农知青甘蔗农场插场。从此,我和他成了场友,也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在农场我和他虽然不同一个生产队,但还是经常能见面。陈毅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农场的田间地头,经常看到他学习的身影,只要有空他就会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

写写画画。他的文章不但写得好,漫画也非常生动形象,让人赞叹不已!

1978年我响应祖国的召唤,应征入伍到遥远的北国服役。1979年2月,陈毅艺也从农场应征入伍,成为广西边防某部战士。后来,他一步一脚印成长,由营步话机培训班到团里学习军械员;又从团军务股协助工作到师部两次参加返广东接新兵工作;后又代表边防三师抽调广西军区作战处,走访整个边防东线,编写边地军民对敌斗争战例故事。他当年还曾两次在英文版《中国日报》发表漫画。在当兵的岁月里,我俩有书信往来,用书信交流感情、畅谈人生,并一直保持到退伍。

1981年底,我和陈毅艺同时一南一北从各自的部队退伍,回到电白县城水东并分配了工作。那时,我们在各自岗位打拼,很少联系,偶尔在水东街头遇见也是打个招呼,嘘寒几句。后来,陈毅艺又是我们那代人里最早闯特区的人,他摇身一变成为《珠海特区报》的记者,我们见面就更少了。前几年我们都退休了,他却退而不休,继续忙碌,常在珠海至电白两地穿梭。忆当年,他是家乡《电白报》与《茂名广播电视报》(现《茂名晚报》)的专栏作家,经常为这两家报纸及《茂名日报》撰稿。

有一年,朋友聚餐叫上我,说陈毅艺回来了,我终于见到了久违的他。酒足饭饱之后,他给每个在场的人送了二饼普洱茶,说是到云南旅游朋友送给他的。分别时他动情地对我说:“当年在部队你写给我所有的信件,现在我依然完整保存着。”我听到那一刻很惊讶,四十多年过去了,你保存这些东西有啥用?霎时我又很感动——陈毅艺就是这样一个人重情义的人。

西部之行抒怀

■ 汪椿涛

我踏上西向的征途,心怀对远方的敬畏与倾慕,飞越千山万水。

青海湖畔,波光粼粼,诉说着千年的守候。盐湖之上,天空之镜,映照历史的沧桑与变迁。

我仿佛听见远古的风声,在耳边呼啸,引领我前行。张掖地貌,如诗如画,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每一笔,每一划,都是时间的印记,是大地的诗篇。

月牙泉畔,鸣沙山下,驼铃声声,穿越时空的隧道。我仿佛看见古丝绸之路的繁华,商贾云集,文化交流,铸就了不朽的传奇。

甘肃省博物馆内,历史的长卷缓缓展开,

瑰宝璀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我在其中寻找着文化的根源,探寻着未来的方向。

莫高窟的壁画,色彩斑斓,飞天起舞,佛光普照。每一幅画面都是信仰的坚守,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与当地政协的交流,热烈而深入。我们共话发展共谋未来,千里之行只为学习借鉴,只为那片心中的热土——电白,如何保护、发扬、利用好我们的自然人文景观。

归来兮,我心激昂奋发,将西部的风情,融入电白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保护与创新,期待绽放出新的光彩。

醉心于沉香 ——小记香农陈林汉

■ 陈远 汪全洲



沉香,被誉为“万香之王”,是我市富有特色且极具发展潜力的农业产业之一。

初冬的电白区观珠镇,漫山遍野是一片长势茂盛的沉香林。镇上大街小巷到处有大小不一的沉香加工厂和忙碌的制香工人。走进沙洞村委会,一条笔直的沉香街上,连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沉香味。在种植加工沉香产业中,涌现出不少香农,他们成为“百千万工程”发展中,乡村振兴的致富带头人。陈林汉就是一位远近闻名的香农,他不仅嫁接沉香、制香技术过硬,而且热心传授沉香技艺,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这天,我们慕名前往采访他。

陈林汉出生于1967年,是观珠镇沙洞村委会坪山村的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他爷爷是一位老香农,他父亲是电白区四个鉴香师元老之一。从小,在爷爷和父亲的熏陶下,他对沉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好奇。

在陈林汉的茶室里,饮着沉香茶,他向我们娓娓讲述作为一个沉香人的艰苦创业历程:小时候,爷爷常常抱着他赏香。离开学校后,他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父亲带着他,到荒无人烟的山野中采香,收香,深加工沉香,还教导他识香、辨香等有关沉香知识,从而使他对沉香有了独特全面的了解。

陈林汉制香,追求香到极致。他深知,要制作出顶级的沉香,原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他坚持用纯天然的沉香,精心挑选最优的沉香原材料,对其进行分类归纳,每一块沉香都是他心中的珍宝。他用心感受沉香的独特之处,只为找到最完美的搭配。

在制香前,他进行精细的调配,尝试用不同的比例和配方,不同的香味,以达到最香型的味道。这是一个复杂且耗时的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但他几十年来孜孜以求。

陈林汉一手打造了“颐荷斋”“奇楠香山”“陈香”等知名沉香品牌,他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电白区已获通过,最近正申请市级非遗,验收已初步通过。因为他在沉香发展中作出的贡献,当选为第一届电白沉香协会常务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为了弘扬和传承沉香文化,他发展沉香事业的同时,也手把手给三个儿子传授种香制香的技术。现在,三个儿子都独当一面了,大儿子陈广胜负责收购销售,二儿子陈越东负责种植深加工,三儿子陈树云大学毕业,负责公司运营。陈树云由于醉心于沉香,为此还出了一本书,叫《香伴》,详细介绍了沉香历史文化。

陈林汉不但给三个儿子传授沉香的知识、种植技术和制作技

艺,还传授培养给更多的年轻人。现在,和他直接和间接徒弟关系的有60多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喜爱沉香种植和制作技艺,让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和发展。

近年来,由于沉香的过度开采,产量日益稀缺。为此,他考虑如何让沉香可持续发展的路子。陈林汉历经无数次试验,结合多年识香采香经验,成功嫁接出沉香的优质品种奇楠沉香树。他将成功嫁接出优质沉香品种的技术无偿提供给亲朋好友和周边群众,带动了当地沉香产业大发展。在他的带动下,当地沉香产业蓬勃发展,形成了从嫁接育苗、种植、加工和销售一条龙销售产业链。

陈林汉不但在观珠镇租赁土地种植沉香树,还到阳西县儒洞镇租赁了连片的几百亩荒地,种植了第一代、第二代奇楠沉香树。在细雨中,陈林汉和他的二儿子陈越东开车,带我们去阳西县儒洞镇参观他种植的沉香树基地。到了沉香树基地,放眼望去,一人多高的沉香树随风摇动,很是壮观。雨后蓝天下,沉香树成为了一道迷人的风景!

陈林汉信心满满地说,我们不但要种植、深加工,走上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还要建沉香博物馆,把这一文化遗产代代传承下去。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公益广告

保护自然
用爱心呵护每一片绿色



爱我
茂名
茂名市文明办 宣